



10424

遜志齋集卷之十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商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訂

贊

春秋諸君子贊 有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碣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為法云

卷之十九

石碣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為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微若著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元竟就縛春秋所書篡弒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

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
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
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
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儋伯

戲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
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
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儋伯憂其慚儻昌言正色
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言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
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羣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
厭棄人言篡弒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
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儋之間
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爲骨肉義存君臣
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踞
蛇豕屏竄才優於爲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
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
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狗道忘已
後國先家季子所耻

叔躬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躬之賢高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耻之安乎賤貧我捆我履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最作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讐夕臣大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

卷之十九

三

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子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

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
先事有言衆謂迂恠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
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末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
以道事君大臣之臣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
名節可尊肯取瓦礫棄遺瓊璠纂紛紛孰非臣子
先生醜之恐其污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
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汗辱
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卷之十九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
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
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
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
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
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
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

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
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指有徇大公舉讐與于
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口汗豈特夫子
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跛夫好兵而復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
卒傾厥宗三卻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
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績業文襄
政教具脩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
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孟獻子

卷之十九

五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
聚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密
宣成之間苟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
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鷄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
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
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
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

不足與伍天將喪具嚚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之勝已善者已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已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遂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三守贊

李公冰

處厲民之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于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龐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于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

公神在天嗟彼儉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

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求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卷之十九

八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秦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刮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峩峩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儼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禁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

志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
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
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徃殲戮
大海茫茫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
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
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
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微猷不在來者

歐陽求叔

宋至仁宗文治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
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黜昧

卷之十九

九

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剷華去其艱深大濩咸池
厥音沉沉如玉之温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
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
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
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
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

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
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
不見于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

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

卷之十九

十一

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

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訾以爲狂
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謀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
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
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
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
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

卷之十九

十一

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
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爲善
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况身不至
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
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死於利
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
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
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

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耻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傳服羣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止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

卷之十九

十三

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儒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藥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

遭變故者之法贊曰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
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誑心其可欺
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
鉄鑕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
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益壞偷而恭背違
大鼠所羞不趨其難矧徇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

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
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耍尾而惟吾之擒知其
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
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
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
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
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
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况若是其衆
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
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
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
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耻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
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

何足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

卷之十九

十四

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末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

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譬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鴛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篡若田疇忠義蓋世委

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
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
雄蓋一世麟游龍驟不可控制批糠萬物甕盜乾坤
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
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
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瞋目開於黃土手搏長鯨
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
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
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孔璋贊

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
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
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闔之
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
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
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立於朝廷則
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
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儒畏

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寒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觀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上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爲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雄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卑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禡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平汙大節已墮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竇朋奸海內震怒正色揚言惴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于廟廊卧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天視之尚喪其魄

蕭僕賚

有序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

卷之十九

六

食財貨也酒食財貨豈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替然非爲是僕也替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孟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蕃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奉奉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

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彗出柳詔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爲武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寔以疏草示余，余讀而嘆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爲贊以附其左方，贊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爲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瓦解河潰，維聖迪哲察于人言，虛已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興亡於此。占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不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克擅國，不遽亡，緊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闕，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幾落，直氣凜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爲君御。

南陵王先生像贊

有序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觀於宋考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

既皆博覽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
忠信敦慤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倬然
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
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
于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
之耆老以考其行已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
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
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
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弟
子最顯者爲黃文獻公潛仕元爲學者所宗而先生
之孫翰林侍制禕以文學事今上有名當世觀於
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
知先生之德矣贊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
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子
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
安之倫也

御賜吳大學士畫像贊 有序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 皇上以萬機之暇召侍
從儒臣訪論古道令東閣大學士金華吳公沉實預
在列 上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

以示寵褒之意公既詣闕稱謝將藏諸家以侈上
恩以爲鄉邦子孫無窮之榮明年某至京師獲拜而
寓目焉因言曰昔之明臣獲畫像于王庭者若商之
傳說及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有矣然高宗圖說於
未見之初二漢像諸臣多在既沒之後惟唐太宗爲
學士十八人畫像當其尚存方任之時天下聞而慕
之有弗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于家也今
皇上優禮儒臣遠同於太宗而公忠蓋密勿文足以
宗一世學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當不出
其下而官爲學士職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
藏于家豈非間世奇遇尤爲可慕也哉第像公者能
窮其面貌而公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
足以知之其非敢以爲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贊辭
附其左方以致景仰之私其辭曰行安識明學粹義
精執筆橫經陟降大庭 帝敷人文化成九有公爲
儒宗陰翊治道德爲世儀文爲世師凡厥縉紳孰克
似之華髮蒼顏圖像孔肖子孫勿忘天子所詔

御書贊有序

中書全入臣蹇義以忠謹蒙 寵遇 皇上爲更今
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

稽首作贊曰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死景星慶
雲聖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
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
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皇聖與神通煥發
天章衣被萬邦嶠夷昧谷髫童鯨叟大訓宏謨傳誦
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
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脩乃克
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
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
脩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
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舍此
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祇奉聖猷天
子命汝俾自慎脩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物以
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于天天
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
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
代之英漢君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

萬世而是非不遺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絕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釐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已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

卷之十九

三

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內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羣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

漳州通判會詔脩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侍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叙而贊之曰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桴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求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空同外史贊

飄然輕舉者吾知其爲僊然無累者吾知其爲禪操履仁義而不失者吾知其爲儒者之賢人於茲三事不可得而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僊而好佛行高而志專丰神朗潔如冰雪之在澗意氣閒逸如鸞鶴之飛天吾與之遊久矣而莫知其所由然也况可得而言傳耶

楊先生像贊

不翕翁以爲同不憂憂以爲矯遁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雲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祿不足以爲大布衣糲食不足爲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顛蹶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烏鳶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宋仲珩像贊

璠瓊其溫冰雪其清皎如異人照映殿庭辭翰爛然爲世重寶却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乎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王仲播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尚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於自脩而耻於干譽微寵此王子所以羣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子嘗以謂苟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韋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爲今之賈董也

鄭仲釋像贊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閭閻若是者又非畫

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朱方中像序贊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術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携一子與居弊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厨廡薪芻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爲先務夜四鼓輒

卷之十九

五

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飢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爲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誣人或以爲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爲踈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于時而與古爲徒嗟乎使斯人而爲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葉友直處士像贊

孝友植乎其內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游於多事之際不巽巽以忤物不汨汨以阿世予方

於古人中求而不知其隱於蓋蒼之西東海之濛也
劉廷脩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凜然山嶽可摧壘可有爲
時則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于人造物爲徒
遺像在堂可敦薄夫

南齋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祿位也輕以仁義爲樂故於嗜好
也薄畜壯盛之志而弗及小施忘歲年之邁而靡倦
於學氣清而淳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王
堂之署以爲國之著龜然優游庠序之間導揚聖賢
之旨誠足以繼前緒而開後覺也歎

卷之十九

七

葉用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
爲名不銜竒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已以徇物故
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
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蓋齊乎秦伏生之
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王中夫先生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龐淳厚之氣寬和博大足以
範俗而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贊治惜乎其不

畫試也出其餘馨發乎文藝沛若江河之决滂若星
斗之麗世皆仰而尊之而不知特其餘事也蓋嘗於
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爲人窮而不戚奉而不肆位
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深遠矣當者
英淪逝之餘覽乎遺像而把涕

劉養浩像贊

世稱畫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蓋畫史能肖
其形而不能肖其神儒者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
態而畫彌綸此所以頓判萬彙而包括乾坤今吾養
浩心之蘊蓄自足以漢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托於
和丹吮墨之人吾試爲之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
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陳希古像贊

洒然絕俗之韻温然玩世之資不苟同於求合不立
異以取竒出膺民社之寄處爲士子之師發才猷於
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觀其儀狀清而若腴
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
爲祿位所羈者乎

澹如居士贊

窅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冲然內足者燭理之明也

才可以應乎萬變而守之若無能也智可以洞乎幾先而泯跡若無所有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也衆所愧乎天故不願乎人知也此故君子之成德而澹如居士所以自名者耶

王蘊德像贊

德克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默然若虛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煦時雨之濡是之謂世之醇儒而慕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而夷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綬獨養高於林藪

卷之十九

五九

寓琴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爲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取乎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狙詐爲可守孰知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觀其容貌而考其子孫尚足以傳不朽也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修閒逸得晉宋名流之度精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故但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良志充而所存者厚矣豈一丘一壑所能容耶

黃氏三壽圖贊 有序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髻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給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葵閩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

卷之十九

三

人者出迎鬚髯頰白冠裳如畫行步踈跋可數默然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於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爲圖而請余替替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

也謂三老人爲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俗之
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
厥德詐譖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龐厥風
既成邦國以昌元亂既弭殆臻于理曷古其端視諸
黃氏維黃世族爲發皇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
而驕德則口噤弗居其名福祿攸躋懿茲黃氏有伯
有季既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貴名孰能
與夷咸以善稱人之著文集于一身疇得乎天施及
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嬖嬖以殺以豆其服
豈華斯帛斯締食匪云玠予以療飢孰不能言我弗
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革
其漓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
是效

杜推官贊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
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平恕此杜子之所爲異也
况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
者宜乎聞其政者悼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
也

張文敏畫像贊

生平閱閣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筆冠豕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爲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場倘徉於寬閒之野邪

姚貞婦贊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徽言傳于鄉閭休風慶澤施于後昆

卷之十九

五

子禮原以才薦于朝爲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于天下里父老言于縣以達于部使者叅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共妻守義歌于國風伯姬謹禮書于春秋惟茲俞氏實與爲儔而上弗頌玄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贊辭播于閭里俾有所勸用敦于人紀其辭曰帝降厥衷孔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于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恒詩備盛衰著美刺懲春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貞爲常從一而終顛沛

靡忘陰教既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
夫人嬾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宜昭宜下尊章協于
嫺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
者嬰匍匐在旁干清干溫則曰既老于鞠于育心焉
閔悼黽勉劬勞時易世遷昭茲信誓敢負所天秉心
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我則不易我葺我巢我雛
嗷嗷載翔載翱鳴于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爲
天子使爲民所視人曰孝子弟祿是承何以啓之母
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相
古淑媛列于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譽播
于閭里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享亶哉匪誣

卷之九

三三

老人星贊一首

帝有司命淑慝是主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
無謂弗聞彼杖而遊曰噉爾門
食氣之毋服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萬方眷佑下民
宰制元命誕錫永年邦家之慶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汗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
眉山之蘇酌酒大江以絛其污揮斥玄化與造物伍
哀彼妄庸攘致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

公在世間

白鹿洞規贊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之齋余美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爲贊以繫之辭曰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勗教維民從式天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闕其萌莫遂其長決之䟽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大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運神行昧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爲行之愈難千五百年聖

卷之十九

三而

統莫繼掇其緒餘以取祿利有宋萃哲闢而承之懿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羣經淘沃衆說執其大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聖被天下譬諸飲食非民水火推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淺曷知其然其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日由之寧不預知爲學之初舍此焉學率而弗違匪資外鑠發之爲事驗之於行天實牖民豈伊人能嗟今之人以學爲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百爾君子公言是誒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歸田圖贊

干祿非冒高蹈非矯趨舍進退由義與道孔明之度
子房之英天厄其道非吾無能廬山崇崇其下江水
清風穆然盛德之士

畫梅贊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邵
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
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窩處士雅好
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
之因以獻處士且替之曰玉質冰姿不汗纖塵破顏
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

公像

卷之十九

三

馬圖贊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
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
適使馬受羈勒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術以爲御猶
不若羣遊自肆之爲樂况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
鄙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頽然天放得馬之性
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爲作贊云麒麟騶虞貴不
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
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

躡風羣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
視之振鬣奔馳况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
馬伍霹靂上天兩水九土

爲好義作脩德樛木贊

王子善書得篆之髓流爲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王潤
衆葉雲委鄭君得之贊者方子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卷之十九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恩晃 年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九終

